

# 15<sup>th</sup> St. Jerome Translation Contest

— 2020 EDITION —

Chinese  
First prize



Kunyuan Chen

乐享人生的蒂娜·特纳

她凭借惊人耐力，驰骋摇滚舞台50载。她演绎的《骄傲的玛丽》（Proud Mary）比原版足足长出了175%，而且比起原唱约翰·弗格蒂，她更是连唱带跳。二十多岁时，她携手艾克·特纳一起出道走红，三十多岁时逃离了这个对她拳脚相加的男人，而后年过四十又重振旗鼓登上流行音乐排行榜，并一直在世界各地巡演到六十多岁。如今，她的爱好是睡睡懒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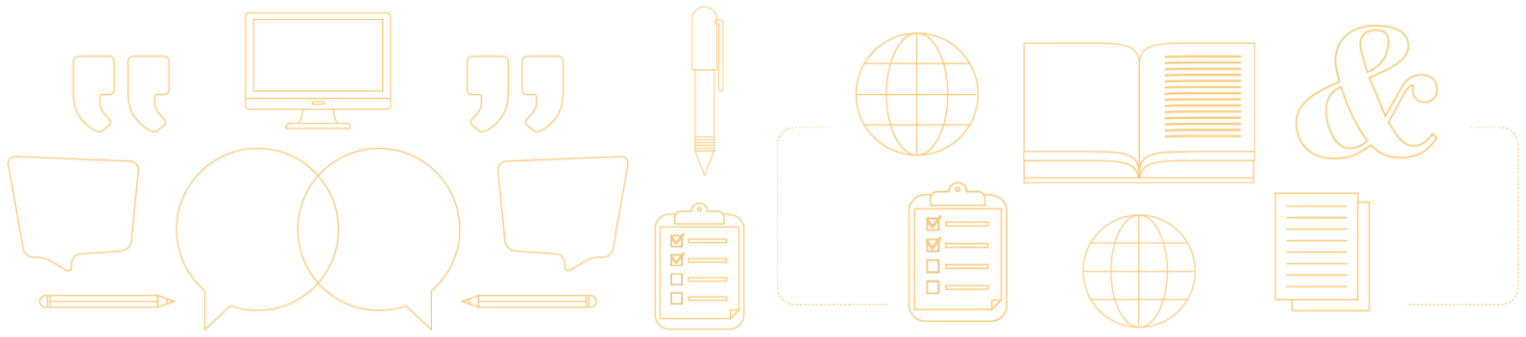
因此，我下午两点才到。她为人亲切的德国丈夫欧文·巴赫开着辆SUV来接我，把我送到了他们家的大宅——阿冈昆堡（Chateau Algonquin）。蒂娜·特纳住的房子怎么可能没有个名号呢是不是？这座房子透露着一种卡通片城堡的气息：爬山虎沿着墙面蜿蜒而上；园丁正给灌木做着美容；圆形屋顶下悬挂着一匹真马大小的二脚马雕塑；屋里还有一幅作埃及艳后打扮的特纳画像；有一个房间里摆满了路易十四风格的金边沙发，而其中一张上正坐着蒂娜·特纳本尊。

79岁的特纳已经退休10年了，但她对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仍然乐此不疲。“我如今不用唱，不用跳，不用打扮，”她这样对我说。就连那顶假发，那顶她自己在最近的回忆录中称为“蒂娜·特纳标志性妆容不可或缺”的假发，都已不复往日笔挺的模样，俏皮地层层叠叠垂了下来。她的声线还是一样迷人，只不过如今已另作他用。她喊她丈夫时会突然操起一股欧洲腔，逗起丈夫来又用的是她低沉沙哑带着颤的嗓音——一种她自己称为“不属于女人的声音”。

说起上台表演，她并不怀念。

[...]

尽管如此，有时当她在车里，电台开始放歌，她还是会来上一段完整的蒂娜·特纳式演出，巴赫则会跟着在一旁恭敬地哼着。她在座位上尽情摇摆，为唯一的听众一展歌喉。有一首歌她听到了必唱无疑。“对了，那人叫什么？”她朝正在隔壁房间闲忙的丈夫大声问道。“亲爱的？那人叫什么来着？”接着，她就唱了起来：“这就是我喜——欢——的——！（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巴赫大声答道：“这首是酷玩乐队（Coldplay）的歌！”

“酷玩乐队，”特纳重复道，“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吗？”然后，她兴致勃勃地聊起了克里斯·马汀的声音是如何乍一听并不惊艳，但又让人着迷。“他的嗓音不是摩城唱片（Motown）旗下那种惊为天人的黑人嗓音……”

“……这歌叫《酷玩和烟鬼<sup>1</sup>》”巴赫喊道。

“这不！重！要！”她喊了回去，那力道仿佛是拿出了十成唱功要把什么烟鬼不烟鬼的东西都赶尽杀绝。她向我抛来一个诡秘的眼神。“是酷玩乐队，”她说道。

[...]

1995年的时候，这对夫妻搬去了瑞士。在半生纷扰之后，特纳对秩序井然的瑞士青睐有加。在这里，一切都要按规矩办事。她不会说德语，这也正合她意。因为这样别人就不会期待她多说些什么。如果有人说了些有趣的事，她回头问她老公就行了。

平日里，她起床后，她的瑞士大管家迪迪埃就会给她做点燕麦粥。这位管家身材异常高挑，身穿颜色明亮的马球衫，纽扣从下到上一颗不漏全数扣上，直逼他腼腆的脸庞。接着，她就购购物。

美丽的事物在阿冈昆堡俯拾皆是：一对新奇别致的城堡钥匙（“我一直都想要一座城堡，直到后来我发现城堡实在太大了，”她解释道）；嵌地泳池边排放着的一块块巨型紫水晶的碎片（“这是别人送的”）；一幅幅裱起来的古埃及王室石棺照片（她觉得自己某一世曾是埃及王室成员，而且那时候迪迪埃也在）；她要永远搬离美国之前看中的一个挥舞长剑的前哥伦布时期神像（“那时候我还挺喜欢他的”）。所有收藏尽数在外：现在家里地方够大，“我都要摆出来看看，”她说道。

---

<sup>1</sup> 译者注：实际并非此歌名，而是两个原唱乐团的名称——酷玩乐队和烟鬼组合（The Chainsmokers）。